

文章编号: 2095 - 4654(2018)01 - 0049 - 06

# 论《全闽词》的学术成就

吴昊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由刘荣平先生编纂的《全闽词》一书收录历代闽籍词人六百零六家,词作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首。该书对《全宋词》《全明词》《全清词》等断代词作总集所收闽词多有补充修订,并首次汇编清嘉庆至民国时期的闽词。《全闽词》的出版具有重要词史意义:第一,开创了编纂一省词作全集的先河;第二,确立了地域词作总集编纂的良好规范;第三,揭开了新世纪闽词研究的崭新篇章。

**关键词:** 《全闽词》; 学术成就; 词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751/j.cnki.hbkj.2018.01.010

黄节在《李氏焚书跋》中说“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sup>[1] (P433)</sup> 顾颉刚也认为“夫学术者与天下共之,不可以一国一家自私。”<sup>[2] (P45)</sup> 学术既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研究资料亦应为天下之公器。有了学术资料的广泛共享,才能有学术发展的光明前景。因而,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整理始终是学术研究最为基础和关键的任务,不容轻忽。在词学研究领域,《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全清词·雍乾卷》等断代词作总集的编纂将许多常人难以获阅的珍本词集公诸于世,既保存了稀缺文献,又便利了海内外学人的研究,为当今词学的繁荣贡献殊多。学术的长河流淌不辍,近日,厦门大学刘荣平先生编纂的《全闽词》一书由广陵书社出版面世,立即蜚声词界。《全闽词》,顾名思义,乃是对历代闽词的整体汇总,分为唐宋、金元明、清代、民国四卷,共收录从唐宋至民国千余年的福建词人六百零六家,词作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首,煌煌五大册,厚重有力。《全闽词》承续前贤志业,汇存词学文献,使大量稀有、私藏词集得以流传世间,嘉惠词林,功在千秋。

## 一、《全闽词》的编纂缘起、 编纂过程与编纂原则

《全闽词》编者刘荣平先生,现任教于厦门大学

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曾先后师从王兆鹏、邓乔彬、陈庆元诸先生学词,乃词学研究专家。其转益多师,博极群书,学养至为渊深。2000年,刘先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随后至厦门大学工作,耳闻目睹,深受八闽文化之浸染,有感其精深与魅力,遂从自身专业入手,发愿编纂《全闽词》,踏上了十余年四海求书、星钞露纂的艰辛征途。

《全闽词》的编纂之旅,起始于《聚红榭雅集词》。由晚清词学大家谢章铤主盟的聚红榭唱和是闽词历史上极其重要的词人结社活动,“不但促进了闽词的中兴,而且对晚清词学的兴盛,亦具有重要意义。”<sup>[3] (P105)</sup> 聚红榭唱和涉及多名闽地重要词人,所刊行的《聚红榭雅集词》,收录十余位闽籍词人作品三百余首,以之作《全闽词》编纂的突破口,无疑十分恰当。编纂之初,刘先生先据厦门市图书馆藏清刊本《聚红榭雅集词》录入,惜此本漫漶甚多,为了补全阙字,复以福建省图书馆藏同一版本补正,仍有缺失,再以南京图书馆所藏版本补全。仅仅一本词集的录入工作已经如此辗转繁难,可见,一地词作总集的编纂绝非易事,除了渊博的学识,更需要坚韧的毅力。《全闽词》后记中,刘先生亦曾感叹“一本书的文字录入工作是如此的复杂,遑论大部头包含众多作者,涉及大量用书的词总集的编纂呢?”<sup>[4] (后记P1)</sup> 但是,编纂工作的艰巨并未影响其编纂决心,至2003年9月,便编成了包含聚红榭唱和十六位成员

\* 收稿日期: 2017 - 12 - 13

全部词作的《聚红榭词作全集》,为《全闽词》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初始基础。此后数年,虽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但是,为了能够取得词集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刘先生仍然不避舟车劳顿,远赴全国各地寻书查书,不仅去公共图书馆查找馆藏,也向私人藏书者求取孤本,其间辛酸劳苦,难为外人所知。与此同时,刘先生利用手中掌握的丰厚资料,陆续写出了《聚红榭唱和考论》《何振岱寿香社词作评论》《〈赌棋山庄词话〉的价值和失误》《清代至民国闽词集编年(1644-1949)》《〈全清词〉失收闽人词五种》《〈全明词〉〈全清词〉补遗四十五首》等与总集编纂相关论文,随后又出版《赌棋山庄词话校注》一书。《赌棋山庄词话》乃谢章铤词学精义的核心体现,其中有四分之一强的内容专论闽人闽词,许多闽人词作依赖此书的记录才得以留存。刘先生的校注一一查核原书引文出处,注释详尽准确,结论要言不烦。这些与闽词息息相关的科研成果,增强了刘先生对闽词发展脉络的把握,为《全闽词》编纂助益良多。

在编纂原则上,刘先生定下了“一字不看原版,一字不准录入”的严苛规定。每收一人词作,都会充分调查词人所存词集的版本源流与优劣,以便确定善本、足本作为底本,再以他本参校。底本确定之后,所有词作均依据底本原始版本录入,绝不使用二手文献,确保了所收词作文字的准确与精善。如明人邹守愚,仅存词一首,《全明词补编》据明嘉靖刻本《俟知堂集》录入,有十八字阙文,而《全闽词》则据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刻本《俟知堂集》予以补足。对待存词一首的词人尚且如此一丝不苟,其余可知。全书初稿完成之后,刘先生并未松懈,而是继续多方访求,又陆续补入初稿未录的词集多种,并对已经录入的词作对照原版一一进行复核,“有时为了求证一词之原文、一字之正误,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或亲赴各地图书馆查证,或托师友到海外图书馆复印、拍照以校核。”<sup>[4][序P4]</sup>又先后四次通校全部书稿,力争扫除错误。虽然一部二百万字的巨著难免有个别字之失,但《全闽词》文字录入的精确必定已经迈越前人。

## 二、《全闽词》对前人断代总集的补充修正

作为一部地域性词作总集,《全闽词》涵盖历朝历代作品,其编纂必然要受到已经出版的《全宋词》《全明词》《全清词》(康熙卷、雍乾卷)等断代词作总集的影响。在编纂各代闽词之时,《全闽词》编者虽

对前贤著作有所参考,但并不局限于断代总集的成果,而是以审慎的态度对断代总集所收词人词作的版本重新覆核,同时广泛吸收近年相关研究成果,对上述总集中的闽词进行了大量增补和修订。

### 1. 对《全宋词》(含《补辑》)的补正

《全宋词》向来以编校精善著称,乃文学总集编纂的典范之作。但是,任何总集的编纂都难以做到十全十美,《全宋词》亦有少量词人词作失收,虽经孔凡礼等人补辑,仍有遗漏。《全闽词》为之增补郑侠《西江月》(寝室新营小阁)一首、野轩遵《捣练子》(赵州笋)一首、陈宓《采桑子·和六一居士》等十三首、郑思肖《十六字令》(身)一首,等等。

除了增补佚词,编者对《全宋词》已收词作同样谨慎细致,重加考订。如葛长庚词,《全宋词》据朱孝臧《彊村丛书》本《玉蟾先生诗馀》《玉蟾先生诗馀续》录入,存词一百三十五首,而《彊村丛书》本源自唐元素校旧钞《玉蟾集》,此本校勘不精,且有失收误收,被《彊村丛书》与《全宋词》先后沿袭。《全闽词》则依据明正统七年(1442)宁藩朱权刻本配甘世恩抄正统本《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录入,以《彊村丛书》本参校,又据明钞本《鸣鹤馀音》、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本《罗浮山志会编》、明天启二年(1622)刻本朱国禛撰《涌幢小品》补录,共得词一百六十一首,较《全宋词》增加二十六首。又如彭耜词,《全宋词》误将葛长庚《十二时·鹤林靖作》《喜迁莺·鹤林靖偶作》二词判为彭耜之作,《全闽词》依据许蔚《〈全宋词〉葛长庚部分订补》予以辨析,收入葛长庚名下。又依詹石窗《金丹派南宗二传人诗词考论》重定《满庭芳》(玉液金膏)《沁园春》(要做神仙)二词为彭耜之作,据明正統《道藏》本葛长庚、彭耜撰《金华冲碧丹经秘旨》录入。

即使词作并未失收的词人,《全闽词》同样覆核版本,重加校勘,改正了《全宋词》存在的部分失误。如柳永《西平乐》一词,“尽日凭高寓目,脉脉春情绪”<sup>[4][P14]</sup>，“寓”字《全宋词》空缺,《全闽词》据万树《词律》卷十七补入;又如柳永《洞仙歌》(乘兴闲泛兰舟)一词,“羁旅。渐入三吴风景,水村渔浦”<sup>[4][P32]</sup>，《全宋词》“浦”原作“市”,失韵,明显有误,《全闽词》据万树《词律》卷十二改“市”为“浦”,始合韵。再如李纲《苏武令》(塞上风高)一词,《全宋词》与《全闽词》均据《云麓漫钞》录入,但《全闽词》增补了赵彦卫案语“云李丞相纲作,未知是否。”<sup>[4][P87]</sup>提醒读者要注意此词的著作权应暂时存疑。《全闽词》校勘之细腻可见一斑。

### 2. 对《全明词》(含《补编》)的补正

《全明词》失收失误甚多,虽有周明初、叶晔之《全明词补编》为之增补,缺漏仍巨,近年来各方学者陆续撰文补充。《全明词》编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上层楼,为《全明词》(含《补编》)增补罗泰《明月棹孤舟·题墨竹》等七首,据清林氏朴学斋钞本《觉非先生文集》录入,系编者首次发现。另增补陈仲溱《浪淘沙·茶园即景二首》二首、谢超宗《满江红·山居即事》等四首、林绿《忆王孙·本意》等二首。又增补张燮、杨观、周宣、蔡经、韩梦云等十人之词各一首,共计增补十四家,二十五首。对《全明词》(含《补编》)已收之作,《全明词》同样补订甚多。如周玄词,《全明词》据清道光九年(1829)福鼎王遐春刻本《宜秋集》录入,仅录词两首,而《全明词》则据同本录入,并校以清钞本《宜秋集》,共录词六首,较《全明词》增补《临江仙·题王秀才山水图》等四首。又如杨旦词,《全明词》据《惜阴堂丛书》钞本《愚庵词》录词九首,《全明词》则据明嘉靖杨襄刻本《愚庵集》录词十一首,且《全明词》所录九首帐词均将词作之前的四六文删除,而《全明词》则全部录入。刘湘兰《论明代的幛词》指出“明代幛词的文体体制比较固定。其文体结构分为两部分,前为四六文,以叙事、议论为主,后作词一首,主于抒情。”<sup>[5] [P153]</sup>可知四六文乃是帐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全明词》将之保存的做法才是正确的。又如许友词,《全明词》则收许友词一首,《全清词·顺康卷》收许友词二首,《全清词顺康卷补编》收许友词九首。合三书,可知许友全部存世词作,但不详许友《米有堂诗馀》词作的原始排序情况。《全明词》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初刻本《米有堂诗集》录入,知《米有堂诗馀》所收词篇的原始排序是《眼儿媚》《卖花声》《忆秦娥》《点绛唇》《风中柳》《如梦令》(二首)《清平乐》《桃源忆故人》《钗头凤》《霜天晓角》。

校勘方面,《全明词》对《全明词》(含补编)亦有诸多修正。如林弼词,《全明词》据《四库全书》本《林登州集》录入,而《全明词》则据清康熙刻本《林登州集》录入,校以明初刻本《登州林先生续集》。四库本质量不佳乃学界共识,如有其它刊本,一般不据四库本录词。林弼《木兰花慢·为允元学录寿,时戊戌中秋,南城溪楼即席分得微字》一词中,“又秋江水上,花外岸,柳边矶”<sup>[4] [P87]</sup>,《全明词》缺“又”字,不合格律,《全明词》据明初刻本补入:“笑薄宦孤踪,塞鸿海燕,北去南归”,“薄宦”,《全明词》作“薄官”,显误。“万顷澄江如练,咏新诗,却忆谢玄晖”<sup>[4] [P87]</sup>,《全明词》缺“却忆”二字,不合格律,《全

明词》正确。《全明词》据四库本录词,仅仅一首词中便出现三处失误,《全明词》均予以修正。又如林鸿词,《全明词》据《惜阴堂丛书》钞本《鸣盛词》收词三十首,而《全明词》则据清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鸣盛集》录入,又校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所收钞本、清初钞本、民国赵尊岳辑《明词汇刊》本《鸣盛词》,共录词三十一首,增补《蝶恋花·红桥忆别》一首。与《全明词》相同的三十首词,《全明词》亦重新校勘,如《摸鱼儿·书情》一词中,“莫道不消魂,衷肠铁石,涕泪也如雨”<sup>[4] [P483]</sup>,《全明词》原缺“也”字,《全明词》据嘉庆刻本《鸣盛集》补入:《水调歌头·清江镇阻风,过姑苏》一词中,“错怨天公无语,无缓人生如梦,俯仰古今同”<sup>[4] [P484]</sup>,《全明词》原缺“无”字,《全明词》据甲库钞本、清初钞本补入;《念奴娇·括苍旅中冬至感怀》一词中,“赤城紫禁,此时深闭瑶阙”<sup>[4] [P485]</sup>,《全明词》“闭”原误作“间”,《全明词》据甲库钞本改:《满庭芳·钱塘舟中述怀》一词中,“螺江上,天公还肯,容我钓鲈鱼”<sup>[4] [P482]</sup>,《全明词》“螺江”作“螺江”。《方輿胜览》卷十《福建路》中记载“螺江,在候官县西北二十五里。”<sup>[6] [P166]</sup>“螺江”则未见任何记载,应以《全明词》之“螺江”为准。

3. 对《全清词》(含顺康卷、顺康卷补编、雍乾卷)的补正

清代词人词作数量均远超前代,仅顺康两朝已有词人两千余家,词作五万余首。目前,已有顺康卷、顺康卷补编、雍乾卷问世,三书均有失收。《全明词》为之增补孙学稼《浣溪沙·春日东行有所思,次章邱旅中壁间韵》等七首、萧正模《念奴娇·梅花,山居作》等四十一首、方迈《望海潮·和郑香石赠侍儿韵》等九首、许琰《醉妆词·端山作》等七十九首、林兆鲲《胡捣练·阳台夕照。鹭江八景之一》等二十二首、黄卧窗《浪淘沙·春兴》等二十五首、张趾如《蝶恋花·咏莲花》等六首、倪邦良《满江红·洪际浮日》等八首、张锡麟《朝玉阶·洪际浮日》等八首、马廷萱《南楼令·题朱月帆明月归帆小影》等七首,另增补陈登龙、郑咏谢、梁蓉函词作各四首,增补罗观恒、张文举、潘运等十二人词作各一首,共计增补二十五家,二百三十六首。

《全清词》已收之词,《全明词》同样有修订。如丁·词,《全清词·顺康卷》是据《闽词徵》录入十首,再据《瑶华集》补录一首,而《全明词》则是据《瑶华集》录入十首,再据《闽词徵》补录一首,虽然所收十一首词作相同,但文字上互有差异,林葆恒编纂《闽词徵》时对所收词作多有改动,如有寻获原本,

一般应不据《闽词徵》录词,《全闽词》先以清康熙天黎阁刻本《瑶华集》录词,再据《闽词徵》补录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吴应聘词,《全清词·顺康卷》也是据《闽词徵》录入,而《全闽词》则是据《武夷山志》录入,二者文字差异殊多,而且《全闽词》编者觅得乾隆刻本与道光二十六年刻本两版《武夷山志》,经对校发现乾隆刻本文字有误,遂据道光刻本录入,保证了吴应聘词作文字的精确。

以上所举,仅是《全闽词》修正断代总集的部分例证,篇幅所限,无法全部胪列,但《全闽词》后出转精的佳绩已灿然可见。

### 三、《全闽词》新编词作的求全求善

清代嘉庆至宣统朝以及民国时期词作,未有断代总集编成,《全闽词》乃是此一时期闽词的首次完整汇编。从数量上讲,唐五代至清乾隆时期的闽词仅占全部闽词的三分之一强,因而,《全闽词》将近三分之二的词作均是首编。

没有断代总集可资参考,对《全闽词》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尽可能收全存世闽词,编者穷搜极讨,查阅了海量文献资料,不论总集、别集、方志,甚至家谱、日记、报纸,任何可能存有词作的文献资料都在编者寓目范围之内,十余载书山跋涉,可谓呕心沥血,毕成此功。《全闽词》新编部分的收词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特点:

1. 以各类刻本、刊本、铅印本、油印本为根基全面收词

《全闽词》绝大部分的词作均是依据各类刻本、刊本、铅印本、油印本录入,确保了文献原始面貌的保存。刻本,如龚易图词,据清光绪间刻本《餐霞仙馆诗词外集》录词十二首,此刻本存世极稀,不藏于公共图书馆,编者多方求助私人,终于寻获。刊本,如何适词,据民国刊本《官梅阁诗馀》录词一百五十五首,另据 1981 年 5 月新加坡宏文印务有限公司出版的《官梅阁诗词集》补录六十三首。铅印本,如沈鹤应词,据民国铅印本《晚翠轩集》附《崦楼词》录词三十五首。油印本,如邵振绥词,据 20 世纪 80 年代油印本《慈园诗词稿》所收《慈园词稿》录词十七首。这些初刻、初刊、初印的文献构成了《全闽词》所收词作的根基,在此基础上,编者继续搜求各类文献,予以补充。有时,一位词人的词作要从近十种不同文献中汇集,才能完璧,如何振岱词,先据 1955 年油印本《我春室集》录入《鹧鸪天》(鹤擎云边倚晓寒)等一百五十九首,校以 20 世纪 70 年代油印本王真

撰《道真室随笔》,又据 1955 年油印本《我春室集》附《天香室词集》补辑《浣溪沙》(远近浓花散异香)一首,又据福建省图书馆藏钞本《我春室词集》补辑《虞美人·花外春人图》等二首,又从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七年(1930-1938)刊林石庐等主编《华报》补辑《佚调名·和韵》一首,另从民国十六年(1927)福建通志局钞本陈懋复等辑《陈弢庵先生七十寿言集》辑录《醉太平》(瑶阶献铭)一首,另从何振岱家藏杂稿过录本辑录《浪淘沙·题书味庵》等三首,另从何振岱稿本《戊辰日记》辑录《清平乐》(钟前人醒)一首,另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刻本郭则沅辑《清词玉屑》辑录《金缕曲·题砚》一首,另从 1992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民国三十六年(1947)稿本林葆恒纂《词综补遗》辑录《绮罗香·题粉云奩词》一首。如此多方兼顾,最大程度地保证收词的全面。

#### 2. 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所藏稿本、钞本词集

公共图书馆资源丰富,往往藏有许多稀见稿本、钞本。编纂期间,编者曾数十次奔赴全国各地图书馆查书抄书,硕果累累。如杨浚词,即从福建省图书馆所藏稿本《冠梅堂词稿》录入,共得《临江仙》(一枕西风香梦醒)等七十四首;林轩开词,是从福建省图书馆所藏稿本《拾穗山房诗文集》录入,得词《八节长欢·寿冯老夫人,节楼兄母》等三首;郑翘松词,乃是据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原稿本《卧云山房诗草》录入,共得《水调歌头·庚戌都门感赋》等一百四十二首;陈文翊词,是据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佚名钞本《弦外词》录入,共得《迈陂塘》(易销沉)等五十六首,等等。

#### 3. 访求私人藏书家所藏钞本、稿本词集

有些民国词人的词集稿本在其去世之后,由后代收藏或流入私人藏书家之手,不见于任何公开渠道。《全闽词》编者经年寻访,觅得罕见私藏词集多种并收录书中,使天下学人得以共享珍贵的秘藏文献。如陈懋鼎词,是从上海许浣云先生所藏陈懋恒整理钞本《槐楼词》录入,共得《满庭芳·郭哲云五十》等十一首;黄展云词,据黄展云后人所藏手稿本《展云词稿》录入,共得《南歌子·寄友》等二十七首;包树棠词,据福州包氏后人所藏稿本《笠山倚声初稿》录入,共得《念奴娇·秋思》等三十三首;洪璞词,据福州洪氏后人所藏稿本《璞园词稿》录入,共得《捣练子》(莺语细)等四十九首;张清扬词,除从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安室词》录入以外,复从福州厚德轩施传灿先生所藏光绪三十二年(1906)何振岱抄本《双星室主人词稿》辑录《渔家傲》(每到春来情绪恶)等三十七首;张苏铮词,从福州连天雄先生所藏

张苏铮手稿中辑录《双双燕·棠棠二兄属题乙亥花朝前二日》一首,等等。

#### 4. 从族谱、方志、报纸等杂纂文献中广泛辑录

除了词类总集、别集以及文学作品集,其他文献中往往也会有零散词篇留存,《全闽词》编者留心族谱、方志、报纸等各类文献,于其中斩获丰硕。如金章词,是在1992年第四次续刊本王世威编《西清王氏族谱》中寻得,录词《如梦令》(窗矮室如轻舸)等七首,同时还从此本族谱中录得林孝泉、林锷风等多人词作;陈更新词,据民国元年(1912)日本东京再版铅印本天啸生编《黄花冈福建十杰纪实》一书录入,得《南柯子·病中》等二首;曾仲鸣词,先据民国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924-1937)刊本国闻周报社编《国闻周报》录入《浪淘沙·丽芒湖上作》等四首,又据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1933-1936)刊本龙沐勋主编《词学季刊》录入《百字令》(满湖月色)等三首,复据独立出版社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1938-1945)印行卢冀野主编《民族诗坛》录入《临江仙》(一样年时明月夜)一首;郑元鼎词,则是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远东书局铅印本林其蓉编纂《闽江金山志》录入,得《唐多令》(一胜水中浮)一首,等等。

无论是断代总集或地域总集,要将作品彻底收全,难度是极大的,目前已经编成的各类诗、词、文总集,不论质量高低,无一例外都在编成之后陆续得到学人的撰文补辑,《全闽词》亦不能保证毫无遗漏。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王兆鹏认为《全闽词》“搜罗完备,虽不能说将历代闽人词作全部网罗殆尽,但遗珠不会很多。”<sup>[4] 序P3</sup>

### 四、《全闽词》出版的词史意义

作为中国词史上第一部地域性通代词作全集,《全闽词》的出版有着无可替代的词史意义,最重要的有三点:其一,《全闽词》开创了编纂一省词作全集的先河;其二,《全闽词》确立了地域词作总集编纂的良好规范;其三,《全闽词》揭开了新世纪闽词研究的崭新篇章。

#### 1. 《全闽词》开创了编纂一省词作全集的先河

地域性词作总集的编纂,于清初已开风气。顺治年间,有戈元颖等纂辑的《柳洲词选》,收录明末清初浙江嘉善词人一百五十九家,词作五百三十七首,乃地域词作总集编纂之嚆矢。其后又有陆进、俞士彪所编《西陵词选》,收录清初杭州词人一百七十五家,词作六百六十四首;薛廷文原辑、冯登府重编《梅里词绪》(重编版又名《梅里词缙》),收录明末清

初至嘉庆年间浙江嘉兴县梅里镇词人八十六家,词作四百二十一首;缪荃孙编《国朝常州词录》,收录常州词人四百九十八家,词作三千三百一十首;等等。上述总集多是选取特定时期一地词人的部分词作,为词选性质。许玉彬、沈世良等所辑的《粤东词钞》,收录从五代至清代的粤东词人一百一十四家,词作一千三百六十五首,虽然年代上贯通千年,但仍是词选。清人所编总集,或限于时代,或限于郡邑,而且往往只选录词人少数作品,但这些总集为后人积累了编纂经验,也保存了许多他处未载的词人词作,有功后世。闽地词作总集的编纂,始于道光年间叶申芎的《闽词钞》,是书收录宋元闽籍词人六十二家,词作一千一百四十一首。民国时,又有林葆恒编纂《闽词徵》六卷,收录宋元以迄民国闽籍词人二百五十七家,词作一千四百三十六首。这两部闽词总集虽有草创之功,但亦属词选性质,仅能一窥闽词大略。《全闽词》以前人成果为根基,广搜博考,将词这种文学体式诞生以来的全部闽词汇于一编,闽词全貌得以展现于世人眼前,在地域词作总集编纂方面攀上了前贤未至的高峰。

一省词作总集的编纂,始于李谊辑校的《历代蜀词全辑》及《历代蜀词全辑续编》,由重庆出版社于1992年及1994年先后出版,二书合计收录历代蜀籍词人三百七十家,词作八千二百五十余首。但是,《历代蜀词全辑》及其《续编》收词下限止于晚清,不收辛亥革命以后的词作,以今日的学术标准而言,已不能称为一省词作全集。不过,此书出版于二十五年之前,整体而言,当时词学研究的范围远未涉及民国,编者李谊先生不收辛亥后词作亦属合情合理。另外,该书在体例、校勘以及版本选择方面都有可议之处,收词亦不注出处。因之,《全闽词》才是中国词史上首部严格意义上的一省词作全集。此外,江、浙、赣等省份均为历代词坛重镇,但仍未有词作全集编成。《全闽词》的问世,无疑会对其他省份的词学研究者产生影响,极可能促进各省词作全集的编纂。

#### 2. 《全闽词》确立了地域词作总集编纂的良好规范

《全闽词》的编纂体例与编纂方式十分成熟,足资借鉴,其编纂上的主要特点,可从凡例入手说明。

《全闽词》凡例第一条曰“本书编录历代闽籍词人的词作,上起唐五代,下迄中华民国。横跨中华民国与新中国的词人,如其词的创作时期主要在中华民国,可酌收其作于新中国时期的词作。”<sup>[4] 凡例P1</sup>民国时期,确是旧体诗词创作的高峰期,诗词存量颇丰。以《全闽词》而言,民国部分即占全书五分之

二。当前,民国旧体文学已经广泛进入各地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孙克强、和希林主编《民国词学史著集成》、曹辛华主编《民国词集丛刊》等大型文献汇编及林立《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李剑亮《民国词的多元解读》、曹辛华《民国词史考论》等研究专著接连出版,形成了新的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增长点。《全闽词》将民国词纳入编纂范围,完全符合当下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也为民国闽词的深入研究贡献了一份力量。

《全闽词》凡例第十四条曰“《全宋词》《全宋词补辑》《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全清词·雍乾卷》所收闽词,本书曾作参考。面对各总集所收闽词,本书必重新核对所据版本。或重新选择版本,或作补遗,或校正文字录入之误,或补足缺漏词篇,在在多有。犹以改正文字录入之误、之阙为多,难以一一指明。虽同一版本,各本刷印情况不一,漫漶程度不一,故此本之误、之阙不等于彼本必误、必阙。此为识者知之。”<sup>[4][凡例<sup>P3</sup>]</sup>地域词作总集的编纂,不可完全依据断代总集,而要审慎的眼光对断代总集所用版本进行重新核校。即使所用版本相同,亦要重新核对,《全闽词》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好的示范,如郑方坤词,《全清词·雍乾卷》与《全闽词》均据清乾隆刻本《蔗尾诗集》录入,但《全清词·雍乾卷》所用乾隆刻本《蔗尾诗集》仅存词四十八首,《全闽词》所用《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乾隆刻本《蔗尾诗集》则存词七十一首。同为乾隆刻本,存词却相差二十三首之多。可见,相同版本的词集也会因版次、印刷、保存等因素出现存词不同的情况。

此外,凡例第七条曰“词人小传……小传之后,另起一段,介绍所据词集版本、辑录依据、取校资料等情况。”<sup>[4][凡例<sup>P2</sup>]</sup>在词集编纂史上,于小传之后再单独指明词集版本、辑录依据、取校资料,《全闽词》是首创,既可帮助相关词人词作的研究者查找收集资料,又能使读者清晰地获知词作来源。凡例第十一条言道“为存文献原貌,文字一般照原书录入。刊本中字形奇特或极为少见者,予以规范。”<sup>[4][凡例<sup>P2</sup>]</sup>这就最大限度地对原始文献进行了还原,保存了文献的初始面貌。概而言之,《全闽词》为地域词作总集编纂提供一个良好的范式,值得后之学者遵循借鉴。

3.《全闽词》揭开了新世纪闽词研究崭新篇章  
作为词家辈出的词坛大省,闽词研究也始终都

在词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不过,此前的闽词研究,多数都是集中于柳永、张元幹、刘克庄等宋代大家,谢章铤、叶申芴等清代词学家亦有部分研究,其他零篇散论也多是单个词人研究,且涉及到的词人为数有限。近年来,闽地词派、词社研究稍有抬头,但成果尚少。当前的闽词研究现状是对个人关注多,对地域、群体关注少,且缺乏站在宏观历史角度剖析闽词发展的词史成果,闽词研究整体呈现发展缓慢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便是因为闽词研究资料的匮乏。著名词家的词集较易获取,相关研究也较集中。名气稍著的词人词集,有心查访也可寻获,故而亦有零散分析。但大多数词名未彰的词人,便会被研究者忽略。词派、词社或一地词人的全集,往往难以获全,文献不齐,遑论研究。闽词历史上有多少词人,各有多少作品都未尽心,词史研究就无从谈起。以上种种,使得闽词研究未能形成热潮。

《全闽词》的出版,一举解决了闽词研究基础文献不足的问题,必将从根本上改变闽词研究的发展进程。以《全闽词》为文献支撑,可对闽词进行通代词史研究、断代词史研究,可进行郡、县等地方词坛、词史研究,可进行词派、词社研究,可对特定词学家族进行研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闽词进行深入研究都成为可能。笔者认为,《全闽词》的出版揭开了新世纪闽词研究的崭新篇章。王兆鹏教授评价《全闽词》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收录作品最为繁富的地方总集,厥功至伟!前无古人!不仅对研究历代闽词贡献甚巨,对整个词学研究亦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sup>[4][序<sup>P3</sup>]</sup>诚非虚誉。

#### 参考文献:

- [1] 李贽,著,陈仁仁,校释.焚书·续焚书校释[M].长沙:岳麓书社,2011.
- [2]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3] 刘荣平.聚红榭唱和考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05.
- [4] 刘荣平.全闽词[M].扬州:广陵书社,2016.
- [5] 刘湘兰.论明代的幃词[J].学术研究,2009,(7):153.
- [6] 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輿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

责任编辑:余朝晖